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十五

詳校官中書

臣

沈

颺

侍讀

臣

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

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

吳裕德

謄錄監生

臣

龔秉震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十五

元 富大用 編

縣官部

縣丞

歷代沿革秦制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皆有丞尉
漢縣丞尉多以本部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諸
縣皆有主刑獄囚徒後漢署文書典知倉獄署諸曹

掾史自晉後無丞宋惟建康有獄丞及隋革選盡用
他郡人漢已下皆用一人唐置京縣丞三員北京太
原晉陽各置一人高宗始為品官吏部選授為縣令
之貳宋不置丞天聖中因蘇耆請開封兩縣始各置
丞一員在簿尉之上仍於有出身幕職令錄內選充
時兩赤縣簿尉多差出外
本縣闕官故有此請 皇祐中詔赤縣丞並除新
改官人熙寧四年編修條例所言諸路州軍繁劇縣
令戶二萬已上增置縣丞一員以幕職官或縣令人充

元祐元年詔應因給納常平免役置丞並行省罷如委是事務繁劇難以省罷處令轉運司存留崇寧二年宰臣蔡京言熙寧之初修水土之政行市易之法興山澤之利皆王政之大請縣並置丞一員以掌

其事

縣丞昔大邑有之至是不以邑之大小皆得置丞使主管常平坑冶農田水利

大觀三

年詔昨增置縣丞內除舊額及修去處依舊存留外餘皆減罷建炎元年詔縣丞係嘉祐以前員闕并萬戶存留一員餘并罷紹興三年以淮東累經兵火權

置縣丞十八年置海陵丞一員元上縣有縣尹縣丞
中下縣則不置丞

羣書要語佐理一司貳職百里

白六帖

貳子男之職佐

卓魯之政 梁竦曰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並同上

以管輅

之才從趙典之任

陳子昂集高府君為易州遂城縣丞

丞置文書典知倉獄

漢百官志

丞之位八品以下述六職以輔其治也

柳子厚武功縣丞壁

記處煩應卒銑刃不頓

崔

縣有七司丞為副貳如州上

佐

通典

詩句剩有老農歌贊府

楊誠齋

聖明收外府皆是九天除

姚合書縣丞舊廳

計程航一葦試吏佐雙鳧

權德輿上虞丞

因君貳職

藍溪上遣我維舟紅葉時

方干題慈溪張丞壁

花綬傍腰新關東

縣欲春

云

虞坂臨官舍條山映吏人看君有知己坦腹

向平津

岑參送虞校書赴虞鄉丞

古今事實

丞為長吏

縣丞長吏也百官表縣百戶以上為令皆有丞尉秩四

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

漢景帝紀

丞主刑獄

丞主刑獄囚徒注史記曰記捕淮南太子淮南相壽春丞留太子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故責之

通典

占氣遷丞

唐張鷟云九千里之丹鳳自下升高七十日之黃龍從微至著注宋玉曰鳳凰上擊九千里翱翔乎窈冥之上藩籬之鵷安能料其高哉士亦然矣相書占氣要曰日

中有黃氣如龍七十日遷為丞也

頌議歸丞

獨孤君上逼宰君下雜羣尉文墨教令不專有窮然力行務仁推誠愛物謳吟者不歌其宰頌議者必歸於丞

陳子昂集彭州九隴縣丞獨孤君遺愛碑序

俗謂閒官

州有上佐縣有丞簿俗謂閒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

本意

續通典大中四年敕書

稱曰廉吏

黃霸為潁川大守許丞年老病聲督郵白欲逐之霸曰
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

惟曰清員

唐陸景倩為扶溝丞按察使畢講覆州縣殿最惟景倩
曰清員

俱有聲氣

裴子雨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

語會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
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

南郡
新書

為丞不樂

後漢桓譚字君山數言忤旨出為陵安丞忽忽不樂

佐縣有稱

吳孫堅為下邳丞佐縣有稱

解矇難問

張玄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

責之時扶風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講經行禮

唐王義方坐與張亮交通貶為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酒以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馨在明德酌水而祭時當甚夏風濤蒸毒既而開霽南渡吉安蠻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為講經行釋奠禮清歌吹簫而登降有序蠻酋大服

清靜無欲

後漢張玄字宗君遷陳倉縣丞清靜無欲專心經書

清白但守

唐宋安恭為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寮屬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休勢余以為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約縱繫囚

唐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雨時臨白令

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
因請假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倍
感恩義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

唐書

白黥猾胥

王庭珪號瀘溪先生為茶陵丞民俗朴陋擇秀民置之
學士皆被其化猾胥文雅者勢傾一邑交結諸監司為
囊橐累政不能去公把其宿負白于郡黥之舉邑稱快
至今人猶德之

胡澹庵集

論免和糶

紹興十八年旱詔復民租十之八而和糶尚在海鹽丞
丁安義語其令曰歲饑常賦且不充不應有和糶使上
官怒安義當以身任之檄屢至安義抗論反覆卒賴以
免

引可質錢

汪大猷字仲嘉為同華丞處事益明其限必信文引可
以質錢至有以潤其屋者

樓攻
魏集

民稱惠愛

傅察字公輔知洛州永平丞在職清謹惠愛及人民到

于今稱之

傅忠肅公傳

人頌遺愛

錢公節丞臨安縣民轉徙豪右冒墾其田官不能直者悉奪還之流民復業又除二稅積弊亦蠲民瘼至于今

邑人頌其遺愛

楊龜山錢忠定公墓誌

正心誠意

楊萬里丞零陵張忠獻公謫寓焉勉公以正心誠意之

學佩服其言遂以誠名齋

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盤屋縣丞廳壁記

沈亞之

盤屋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渭短長之
補與南而近其野半為澤麓狐鼠倚牆而居雖善捕伐
不能無傷於稼說者以為漢孝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

而田人輒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狠古為難理
時猶逼畏指諫即稍罷然佞臣竟以帝恥不忘遂藉民
人田為五柞長楊矣今又徙甌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
屯兵角居俱稱護甸而三蜀移民游手其間市閭雜業
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
園皆募其傭藝之由是富民豪農頗輸名買櫟緩急以
自蔽匿民冒名欺偷浮詐相夥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
或不類亦不能盡枉直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政

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今丞也余從
祖居之既滿歲民諍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
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歷長楊至
于射熊五柞訪其遺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俗里
之事題於丞之署云

櫟陽縣丞小廳壁記

沈亞之

便署所以接賓也櫟陽岐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
山東至于匈奴雜虜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貢之

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於擾費然而遊宦客子
出入往來者則公賓為寡也夕館而晝饌自宰丞簿尉
或不能支於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
侯者失理卒亂辱殺之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
圜其境之諸侯咸會兵襲戰飛蹄走轡之奏傳呼相追
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益至若是謂私賓不能加也
而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皆發卒戍河北督責米
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輓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出

入潼關者日數十輩大者乘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於道凡往來乘馬畜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宦客子俱輟道櫟陽中計其衆寡復與公賓之數相高矣是時櫟陽丞當公主降匈奴女使及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餞於道事嫁大臣從官衛士亦數千人夕頓田氏遣丞供奉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辦及歸乃計曰夫遊賓四時之來獨夏而為稀耳我且與理一署使其密溫以待之然後以為家之給與賓僕

相等是寧有忿賓哉既以賓之來者視其館禮之窮罄雖勇寒猛餒必抱愧自饜於所饗嗟乎隆否之跡由夫履也其構在公堂之右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廂二間覆厦於南郵其就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鷺行

以進平立晚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唯謹目吏問可
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
反出主簿尉下劾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訾丞之設豈
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積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
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
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
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
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喜負余則盡枿去牙角

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文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
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
行南墻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瀾瀾循除鳴斯立痛
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對曰余方有公事子
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武功縣丞廳壁記

柳宗元

商頌曰邦畿千里周制曰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
寰內諸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

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其二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有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子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獫之地秦作四十一縣獫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為稷州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藿菽之宜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

之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
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賴川陳南仲
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
謁余為記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
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士
大夫公乘已上令丞與抗禮故為令益難今天子崇武
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
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何以廢哉為

之記云

新昌縣丞廳壁記

樓 鏞

余表弟汪履道得中丞新昌尋前任人名氏自紹興末
年得李君結而下凡十餘人以壁記為請報之曰昌黎
藍田有記尚可著筆乎書再來曰藍田之文誠美矣殆
有激而言不然既曰於一邑無不當問而崔斯立乃日
哦二松之間丞果誰負也我先人季父及吾兄皆嘗為
之率以勤幹貳其令有聲於時是邑雖小思繼家聲庀

職以來勉於所事日不暇給追科讞獄凡邑之寄大府下之縣必屬令丞謂之知佐簿與尉或不與也侵官固所不敢敢慢官乎求丞之職又自有常平雇役經制等緡錢動以千萬計境內河渡水利等事固已不勝應帥垣都使者萃于越委以吏事文符旁午又時奉檄以走他郡會邑大夫更易攝承久之惟恐無尺寸自見以及吾民誠知古今事不類人才有高下顧雖欲一日掃溉之暇不可得未可以藍田之言為當然也余讀書莞然

日子之言有理勉旃其以此記之

於潛丞廳題名記

洪咨夔

吳門葉君范丞吾潛諸臺交薦其材垂滿過余以題名更端屬之記且曰官無庠崇職無簡繁事無易難惟敬則行居是官而罔其思非敬也居是官而出其思亦非敬也上不侵官以僭下不急官以曠心止於事靡他其適如農有畔行無越思其斯為執事敬乎范不佞何足以及此惟是常平義倉之賦受丁口力役之簡稽暨上

官所以奔走使令之悉惟謹土膏脈奮凍解泉動出入阡陌程督坊瀦日與臺笠襍襖相爾汝過此不問也有堂述六面山而俯沼嘉卉美竹三伍布列暇時玩潛鱗之溶漾聽幽吭之啁哳弄柔芳而坐密蔭以休其心負丞不負丞不敢知也余愛其言知敬於職業因筆而畀之石且告來者

金壇縣丞廳壁記

劉漫塘

丞以貳其長自省府寺監皆然獨邑乎哉然丞邑者率

以位偏為嫌以涉筆占位為常視其長之得失邑之治否皆若已無與焉者豈非以唐韓文公為崔斯立作記有取於吟哦自適而然歟余觀斯立之為人蓋寄懷事外而虛言以為欺者文公之記抑有譏焉不然則為之解嘲云爾而來者不察顧謂為職之宜然其然歟夫食焉而怠其事文公方述王承福之言以為官守者戒而又述斯立之語以開之其然歟趙君全質之丞金壇異於是余居田間雖罕與有位者接然得之輿誦其受輸

也平故民不殘其出納常平也謹故民有恃又其嚴於律已而義利之間甚辨和以接物而上下之交無間言暇日以壁間刊前人名氏歲久無餘將礪石以繼俾余記更端之由余以君之事足為來者則故不辭而為之書君名彥相今官丞直郎蓋魏王宮潁川郡王七世孫真不負丞者云

主簿

歷代沿革漢晉有之自漢以來皆令長自調用至隋始

置之唐主簿上轄赤縣置二人他縣一人武德初以流外為之高宗始以為品官吏部選授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正縣內非違宋開寶三年詔諸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置簿尉主簿兼知縣事咸平四年王欽若言川峽縣五千戶以上請並置簿自餘仍舊以縣尉兼領從之天禧五年劍州梓潼等各增置主簿皇祐五年詔南川縣置主簿嘉祐五年婺州義烏永康武

義浦江等四縣各置主簿一員熙寧四年陝西河東

沿邊城寨等處增置主簿

此蓋從廷臣節紹申請之奏也

今元各縣

皆置主簿一人

羣書要語主簿謂主諸簿司

通典佐理縣務

四朝志

職司符

印主掌簿書

白六帖

鳳棲之位鴻漸之資

棲棘之官

糾察準繩

管轄之司

朱勾勾稽

並同上

俾之糾邑

白集鄭枋河西主簿制

善勾邑版之曹能盡地力之教

胡文恭行呂英

制勾稽之局

蘇澄制

往勾簿邑之稽

段休制

勾較符籍均壹

政賦

公足行馬
維震制

詩句簿領三年久雲霄一武趨

陳後山送
閻醇老

輸與能詩王

主簿瑤臺影裏據胡牀

山谷

往吟平地千倉玉還隱孤舟

一釣竿

楊誠齋送簡
簿之官臨桂

主簿吾家秀其能任為邦

山谷

惟君

有子又擢桂父子仇香仍一門

誠齋送羅簿
之官巴陵

榭葉曉迷

路枳花春滿庭

溫庭筠送
洛陽李簿

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餐秋菊

嚼春冰

楊誠齋題燈和
趙簿思隱堂

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

杜

脫

身簿尉中始與筮楚辭

同上

官棲仇覽棘才拍翰林肩

山谷

今時習主簿還是魯諸王

徐俯過張簿村居

欲托山陽簿公歸

不受私

陳後山送曾南豐之山陽

何郎冰雪照青春應敵皆言筆有

神

王荆公送何簿

金庭養真地朱篆勾稽官

羅隱寄剡縣簿

聖朝若用

西涼簿白羽猶能効一揮

烏臺詩話本朝謝文書生善用兵為西涼主簿東坡有詩

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

云

倚賴天涯釣猶能制巨鰲

杜詩寄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限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今日折腰塵

土裏與君作想好懷丘

王元之寄碭山主簿朱九齡詩

古今事實

仇覽鸞棲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考城令王渙置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俸為資勉入太學其名大振

景仁彈箏

晉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桓元閣下元聞其善彈箏呼

之既至取箏與彈因歌秋風意氣甚適以此大奇之

人曰短簿

王恂為桓溫主簿人曰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稱曰昂駒

韋元將為郡主簿楊處稱曰韋主簿有長城之風昂昂

千里之駒

三輔
決錄

北京三傑

唐魏谷倚為太原主簿與傅嘉謀吳少徵號北京三傑

金陵佳婿

唐楊於陵傳釋褐為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婿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竟以女妻之後遷為戶部尚書

凌雲之志

張彖登科為華陰簿而為守令所抑歎曰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

得乃棄官而去

開元天寶遺事

髯鬚之職

外史檇杙王建僭蜀李景上封事以為眉山主簿制曰
旌其忠蓋之心委以髯鬚之職注崔豹古今注羊名髯
鬚主簿

俗謂閒官

見承門

自歎後時

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

客舍他日將欽緒見之曰是子歎後時耶

唐蔣欽
紹傳

號鐵主簿

齊許淳性識敏速達於從政嘗為司徒主簿以能判時人號曰入鐵主簿

詣習主簿

晉習鑿齒桓溫辟西曹主簿為親密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詣習主簿

後為宰相

盧公邁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至宰相鄭公餘
慶去汜水為監察御史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趙公
宗儒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至宰相韓愈河南府同官記

後至吏書

顧公少連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

尚書東都留守

同上

高士不為

漢孫寶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

教子更為除舍設儲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
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隣忠怪之陰使所親
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近
舍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其說何也寶
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
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
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
簿乎忠聞大慚薦寶經明為議郎遷諫議大夫

本傳

後來之英

唐徐浩以文學為張說所器調授魯山主簿說薦為麗正殿校理三遷右拾遺仍遣校理見喜雨五色鵲賦嗟曰後來之英也

文有父風

常熟主簿蕭存亮能文辭有父風

籍能口記

唐顏春卿調犀浦主簿嘗送徒于州亡其籍至廷口記

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遇事逢銳

唐李佺為汜水主簿遇事逢銳甚有聲稱雖村童厮養一聞無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轉國子司業

文移虎害

顧少連字夷仲為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穽獨移文獄神虎不為害

證令得免

後漢繆彤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掠考苦毒至慘體生蟲蛆轉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得以自免

為父訴冤

穆贊字相明釋褐為濟南主簿時父寧為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贊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見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冤憲臣奉君之命楚劍不衝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塵埃由

是知名

得一偉人

薛奎守蜀或問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謂鎮也舉進士為新安簿王舉正薦召試擢館閣校

勘

事畧范
鎮傳

號為三傑

朱光庭調萬年主簿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郾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

淵源錄

有公輔器

張昇字杲卿少力學有志操為營丘簿留守王曾以為

有公輔之器

事器

有宰相器

葉正簡公顥調黃州南海主簿府帥待制曾開告其子連曰葉主簿宰相器也汝往見之因倡諸部使者薦於朝

遵度好學

崔遵度字堅白純介好學調和州簿

事畧

伊川通易

明道先生為上元簿謝師直尹洛時曰某往在上元某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某謂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譚經主簿乃曰非監司不怒主簿敢非通能

如是乎

程伊川文集

使講春秋

劉恕字道原公在鉅鹿時為主簿陳鄘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丞相親率官屬往聽

太史集

集教縣庠

古靈先生陳襄字述古為浦城簿集好學者教于縣庠由是為父兄者更相糾戒不可以非禮干吾簿焉

言行錄

折黏鳥竿

明道先生再調江寧府上元簿嘗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邑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

鳥取其竿折之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蓄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

伊川

文集

名高士軒

朱文公同安縣簿公廨有燕坐之室為更名曰高士軒

以凡簿所當為者大書揭之楣間

年譜

佛首不光

程伊川任京兆鄠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

男女聚看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俟復現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敢復言有光矣

姦首喪氣

陳襄主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闕令公獨首縣事每聽訟必使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姦宿賊縮首喪氣民畏且愛圖公之像以事之

邑賴以治

任伯雨主施州清江簿事戾於民不避形迹極言於令
邑賴以治焉

民知不擾

伊川先生主上元簿田稅不均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
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
一邑大均

不忍其去

朱文公調同安簿官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待之同
安之民不忍其去五年後罷

中興錄
年錄

見而下拜

張商英初調通川簿渝州蠻反詔運使張詵討之惟王
袞未降公言於詵曰蠻亦人耳以禍福諭之宜聽詵檄
公行王袞見而下拜蠻遂平趙清獻公抃薦之召赴闕
初對袖草茅憂國書以進擢光祿寺丞

服藏錢訴

程明道任鄆縣簿令以其年少未之重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明道問曰爾父藏錢幾何時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年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訴遂服令奇之

言行錄

蠲水災租

周憲之主益都簿外邑訴水災州檄公檢視通守者各

於稅且少公輒大言曰若多放一粒租即當奉劾既而躬行田疇所傷果多公悉準法蠲除之

楊適山集

詣堂白事

吳擇仁字智夫為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隄壞十六縣皆選屬他役獨擇仁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領中詣堂白事耶

赴官控驢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皆貧李先登第授許州

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箱

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別去

邵氏問
見錄

為簿年四十

仇香字季和學通三經無知名之授年四十為縣主簿

作書數百篇

蕭存表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

撫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

蘇林廣
舊傳

伊川稱其才

邢恕字和叔從伊川學調永安簿伊川稱其才於呂公

著薦崇文院校書

東都
事畧

石介見其文

劉顔字子望經行純備為任城簿李迪辟為從事所著
有儒術通要經濟樞言石介見其文嘆曰恨不得在子

弟之列

同前

古今文集

雜著

會昌主簿廳壁記

喬潭

會昌行在也新邑作焉主簿糾曹也我公吏焉公名摯
字某繇秘書正字出拜是官初蒙衆祕湧於山下陰火
潛燃於地中是用甃石引水滙為湯池以御宿獲靈符
之三載特詔啟其域冠新豐渭南而為畿縣以明年復
特詔廣其域齒萬年長安而為京邑然地日闢而事日
繁理日難而責日重非得良吏無以辦此糾紛非加顯
秩何以羈夫賢守邑改其名官遷其秩理也勢也當夫

北陸苦寒東郊豫遊萬乘入郭百司在宇溫泉之宮鱗
次乎其下集靈之臺禋祀乎其工物或過求難於抱影
事或倚辦急於奔星雖周京八典均以官聯而漢制六
條我為綱紀編王侯於尺籍總豪猾於伍符皆此之握
其樞以簡稽任追胥以簿書詰寇盜皆此之執其要縣
大夫雖明察秋毫無能專達理司寇縱平如止水不獲
僅成此其佐佑六師輯寧萬姓咸恃公之鈐鍵矣公也
不言而化類影之隨形不怒而威等風之上草離宮高

枕聽寒漏之頻催野藪冬華寧牧人之偶踐上成主
德下奠民居猗歟休哉郁乎茂矣申以侍養無虧加
以藻麗尤絕非鄭桓公之邁德不有孝孫非少宗伯
之高丈孰彰令德籲懷茲邑于胥樂兮必復康侯進
吾往也夫仰睇東井俛瞻西郊山木冬繁其浴日之
溫流乎水雲晝積其濯龍之靈液乎矧乃才之甚器
之甚游泳恩波膏沐聖德將乘以朱軒披之韞蒂顧
盼千里出入二京豈俟拾級而登如升階之有漸歟

君子謂是言也可勒之以為券潭忝以詞賦見知春
官欽唯教忠即簿領之能事敢序施政有門人之直
詞乙酉歲抄志於南軒之東壁誰謂來者不承乎權
輿

論主簿差出之弊

樓 鑰

臣切唯縣置主簿專以勾簿書之稽為職凡一縣稅賦
之輸納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為緊切而監司郡守循習
故常以主簿在縣官中最為事簡差出不時甚至沿檄

無虛月朝歸而暮出雖有勤幹之吏困於往來欲竭力
効職而不可得簿書期會比之教化則為細事在州縣
之間則急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歸官司勾銷名簿
則可以優游卒歲豪強頑猾據簿之未銷者督之則無
所逃罪其間利害皆係於簿書簿書不明則吏得以肆
意為奸貧民下戶至有已納而更輸豪猾之家苞苴把
持或至於幸免然則主簿之職若閒而實要如此任職
而不勤責固有所歸矣奔走道途而一旦以不職被譴

彼有辭焉臣愚欲望睿旨諸路監司守臣遇有差出輪點諸縣主簿量立定制每歲不得過兩次又計日月之多寡較道里之遠近而比折之當差出者不得以請求而免已滿兩次者不得復差庶使小官得少安職守簿書不至猥弊而民被實惠矣

箴送戴兄主簿

劉漫塘

凡民之生有田有賦期欲不違數不可誤稽其當輸已輸而勾則令不煩民乎何尤一或不然則權在吏緩急

逆施民乃慢易其頑者慢而善者擾豈惟病民經賦滋少故古設官惟簿曰主母急毋荒上帝臨女

古詩

送孫子祥赴新昌主簿

樓 鑰

高士不為簿子嚴論獨殊不遭何不可而況主簿乎夫君豈其裔南明筮仕初要知官無卑祿可代耕鋤正須勾小稽使民能樂輸矧復兼尉曹鼠竊隨除驅兩職去民近亨途此權輿君誠吾里秀賢厚素有餘埋蛇有陰

德映雪讀古書起家決儒科鄉評足名譽妻以兄之子
相與久相娛小別不足惜未免揜子裾邑境連臺剡好
山環四隅二子丞鄰封川陸通舟車乘興或一往徑欲
造庭除公餘想綴文尤當惜居諸會看興公賦擲地金
聲如

送劉仲起主簿

樓 鑰

劉郎鸞棲海濱邑不減向來人姓習凜然軀幹即之溫
語恐傷人中有立論交雖厚笑甘醴御史以嚴無束濕

公餘黃卷頻卷舒藝圃工夫日加葺永嘉素多君子僚
休沐新盟有清集伯倫忽去誰鯨吸欲挽不留情悒悒
君年方盛才有餘逸驥寧容在羈馵期君遠蹈功名機
塞草連雲朔風急

和李主簿

廖明畧

李侯持尺壁十五城不換勸飛偶棲棘孤鳴異巢鶴淮
海一浚又博洽識理亂國論匪與聞偷將經術斷君家
文多豪陵嶠賀白觀

送謝主簿

黃山谷

竟陵主簿極多聞萬事不理專討論澗松無心古鬚鬣
天球不琢中粹溫落筆塵沙萬馬奔劇譚風霆九河翻
胸中恢疎無怨恩當官持廉且不煩吏民欺公亦可忍
慎勿驚魚使水渾漢濱耆舊今誰存駟馬高蓋徒紛紛
安知四海習鑿齒柱笏看度南山雲

律詩

送姚主簿歸龍溪

翁卷

三考今批足應無愧此心只將零月俸買得一張琴歸
處路猶遠到時冬已深邑丞詩極好閒暇可相尋

送趙振文主簿

樓鑰

去去江西不作難片帆雙槳蕩秋瀾已知官業非時樣
猶喜情親耐歲寒志大自然羞附驥官卑何用歎棲鸞
少卿邨上加文度更比年時刮眼看

送張主簿

顧非熊

松窻久是飡霞客山縣新為主印官混俗故來分利祿

不須長作異人看

東張簿二首

劉漫塘

簿書閱過幾牛腰一縷清香午未消
梔室醉吟誰是伴
鐵城折簡可頻招

又

細肋朝來正割鮮
瓦瓶先臘湛寒泉
香棲枳棘寧多日
斷送橫飛上九天

送張端衷主含山簿

劉漫塘

計利無非利辭難枉作難驅車平路去高枕此心安縣
小勾稽易時危賦斂殫好裨千慮失可使百憂寬

送劉主簿秩滿東歸

劉漫塘

一官簿領十年間此去青雲手可攀勝日西湖浮畫舫
頻將卮酒酌孤山

寄熊主簿

劉克莊

一出懸知計已非更堪留滯未成歸即今白首負松菊
何處青山無蕨薇不恨老從中歲至但悲事與素心違

當齋寂寞生秋草幾度臨風憶杜微

送趙阜主簿

劉克莊

罷稅無廉局蕭然古廨寒士稱為善類民說是清官力
薄難推轂身輕易起單竹林逢大阮試為問平安

送歐陽主簿赴韋城

蘇子瞻

鳳雛驥子見相交白髮蒼顏笑我曹讀遍牙籤三萬軸
却來小邑試牛刀

送羅正夫之官餘干

楊萬里

番君小屈習鑿齒且與刺頭簿書底即看給札試臺蘭
飛上木天校文字

贈咸陽王主簿

鄭谷

可愛咸陽王主簿窮經盡到昔賢心登科未足酬多學
執卷猶聞惜寸陰

縣尉

歷代沿革漢大縣兩尉小縣一人長安有四尉分為左
右部城東南置廣部尉是為左部城西北置明部尉

是為右部並四百石廣綬大冠主追捕盜賊伺察奸邪魏因之晉洛陽皆置左部尉宋齊梁陳並因之餘縣如道漢制諸縣道尉銅印黃綬朝服武冠北齊郡縣置三尉隋改為正後置尉又分為戶曹法曹唐初因隋制

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論事是也

武德中復改為正七年

復為尉赤縣置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高宗時為品官吏部選授五代久廢而盜賊鬪競則屬鎮將宋建隆三年始每縣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

賜與主簿同其鎮將只許勾當鎮下煙火爭競公事
至和二年開封祥符兩縣增置一員元豐五年詔重
立他法縣尉並差使臣元祐元年蘇轍言舊法縣尉
皆用選人近歲並用武臣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為
之衰息請復舊法詔除沿邊縣尉依舊外餘並差選
人崇寧元年詔重法地縣尉舊差武臣處並依元豐
法元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不署縣事專掌捕盜賊
及烟火爭競公事

羣書要語一命仙吏

白六帖

鴻漸之資神仙之吏

同上

黃綬

位輕青雲望重

陳子昂集送齊少府序

吏部銓注拾遺評事赤尉

才望清高標格秀者著為之俗號三緊官

赤尉坐緊以劇縣決遣權

豪畏威也入仕之路歷是三官者時輩共以為榮也兩京雜記

尉掌巡捕盜賊及檢覆

之事

四朝志

曩居尉督

胡文恭制

守在尉察善於追胥

同上行上德悅

制尉主盜賊凡盜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素行尋按察奸

宄以起端緒

後漢百官志

詩句李侯雖薄宦時譽何藉藉

高適贈李少府

庭戶蕭條燕雀

喧日高窓下枕書眠

杜荀鶴贈李少府

夫子有盛才主司得球

琳

李白送少府赴選

迹留黃綬人皆歎心在青雲世莫知

高適公

堂瀟洒有林泉祇隔苔牆是渚田

鄭谷

世人皆醺雞安可

識梅生

李白留別劉少府

青袍美少年黃綬一神仙

岑參

隱吏逢

梅福遊人憶謝公

杜

草羨青袍色花隨黃綬新

岑參

夫子

送君為一尉東南三千五百里

白居易送王尉

古今事實

傳為仙尉

前漢梅福字子真為南昌尉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

傳以為仙

漢書本傳

號曰香尉

漢雍仲進南海香拜洛陽尉號曰香尉

述異

此聰明尉

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言此舊文援筆別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座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挺涖汴州

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尉耶他日持殿目令示奉古一覽
便諷千餘言挺驚起曰仕宦且四十未嘗見此

以幹治聞

唐顏師古隋仁壽中授安養尉楊素謂曰安養劇縣子何
以治之師古曰割雞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
治聞

不附郡守

趙忠簡歸寓常山縣郡守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多

書疏往來可為奇貨以媚時宰密諭邑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蒙之諾守猶疑漏言潛戒左司伺察之蒙之畧入廨書片紙自後出迎趙氏子告之故趣焚篋中書及屏棄弓刀之屬比蒙之挾吏卒至一無所得守大怒劾于朝時宰疑其已甚徙蒙之尉蘭溪使避守上初即位大臣誦言其事詔特改京官除寺監簿

薦辭主簿

查道為館陶尉廉介與妻採野蔬為粥以療饑道不勝

貧欲去官會都運使樊知古素知道節行欲薦之辭以
與縣主簿葉齊知古曰齊素不識也道曰公不薦齊道
亦不敢當公薦也知古不得已兩薦之

長編

不為秦客

汪涓字養源尉宣城秩垂滿闕令職狀一紙知州秦梓
意其必求即薦之涓終不屈或問何不從內翰求文字
陞陟曰若為所薦則終身為秦客矣涓不辭再為判司

一任

紹興
正論

稱為鐵面

揚王休字子美調台州黃岩尉邑有豪民武斷一方具得其奸狀白於郡黥隸他州閭里歡傳稱公為鐵面少

府

樓攻
魏集

手殺強盜

劉平字士衡景德中釋褐常州無錫尉手殺強盜改大理評事知鄆縣

追斬賊酋

蘇緘移開封府陽武尉劇賊黑李二等倚居民為囊橐
吏莫能捕緘蹤跡得所在乃集衆大索縱焚傍鄰十
數家賊酋果自火中逸出緘追斬送府府尹賈昌朝大
駭曰儒者乃爾輕生邪

魔賊杖遣

汪大猷字仲嘉初尉江山州符捕來暮鄉魔賊公曰賊
有無豈不知第呼菜食一二人杖遣之

樓攻
妮集

擒賊優賞

蘇文忠公知潁川潁有宿賊尹遇羣黨驚劫朝廷以名捕不獲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直方緝知所在躬往捕手戟刺而獲之

亦親民官

至和中山陽尉李宗嗔百姓申蝗抑令食之提刑孫錫奏劾上怒曰縣尉亦親民之官謂其能尉安於民而不與民除害反傷民命削其官

有憂下心

寶元初明州慈溪尉裴明允個儻不羣雖處賤官有憂天下之心屢上書言事後又詣闕上書云漢成帝時梅福為南昌尉屢從縣道上書言災異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

召試館閣

胡宿字武平為真州揚子縣尉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舟活數千人以張士遜薦召試為館閣校

理

神宗
實錄

召為理丞

雷有終為萊蕪尉發知監劉琪奸賊而代其任太宗聞其名召為大理寺丞

事畧

著報政錄

王博文徙南豐尉有能聲里人饒光輔為之著盱江報

政錄刊之于石

仁宗實錄

記部人名

汪大猷字仲嘉調衢州江山縣尉所部百人默識姓名

及幹力之優劣下得其用分鄉警捕境內肅然後龍大
淵在閣門諸公論德之際亟稱以為賢坐中人問曰亦
與之熟耶龍曰在此未嘗往來某少為三衢兵官只見
人說江山汪縣尉之賢如出一口聞者亦服

樓攻媿集

大小杖

嚴安之崔譚俱為赤縣尉安之令伍伯執大杖譚益大
其杖如椽安之復令執小杖譚益小其杖至如筯安之
令伍伯空手行乃不能學

見閑錄

五色棒

曹瞞除洛陽北部尉初入尉解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京師斂

迹莫敢犯者

魏志

有鸛鵲灘

河南伊閭縣前水中每縣官有入臺者先有灘出石爍金沙清徹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報灘出縣僚共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隻鸛鵲僧孺

祝曰既能有灘何惜鸕鷀言訖一雙飛下不旬日僧孺

果拜察院

唐康駢
劇談錄

開射鴨堂

孟郊為溧尉開射鴨堂

坡詩
註

奏讀七志

常述為洛陽尉馬懷素奏與諸儒即秘書讀七志

雅善五言

杜審言初為隰城尉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嘗謂

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羲之
北面其矜誕如此

上寶劍篇

郭震字子振初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武后欲詰與語奇
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即授鎧曹參軍

賦金瀨詩

唐婁師德補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嘗謂之
曰吾子有臺輔器當以子孫相諉豈可以官屬常禮待

之

即名公座

蘇垺授鄆縣尉雍州長史李義琰謂曰鄆縣本多詞訴
近日遂絕由公為其䟽理因指顧廳事曰此座即名公
座也但恨非遲暮所見耳

入為翰林

白居易調整屋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為翰林學士

遷為御史

李程為藍田尉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
監察御史

著議見稱

唐高郢字公楚舉進士擢第授華陰尉魯不合用天子
禮樂乃引公羊傳著魯議見稱於時由是授咸陽尉

名稱大振

藍田尉柳宗元名聲大振於時

清水明鏡

河北尉馮謙復自謂清水見底明鏡照心

春蘭秋菊

裴子餘補鄴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誼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文學知名或問長史陳崇業三子優劣崇業曰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後為監察御史

名著三傑

富嘉謨轉晉陽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魏谷倚為太原王晉皆以文辭著名時人謂之北京三傑

惠歸一尉

員半千授武陟尉歲旱饑勸縣令開倉以賑貧餒不從
會令赴州半千便發倉廩以給饑人刺史郭齊宋大驚
因而按之時薛元超為存撫使謂齊宋曰公百姓不能
救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令亦愧服

人臣極位

武功馬祿師善相長安主簿蕭瑤與尉李嶠李全昌同
詣求決馬云大李少府人臣極位小李少府位終卿監

蕭主簿中年湮沉晚達亦當貴皆如其言

郡吏望風

李白為虞城令李錫碣云初拜北海壽光尉心不挂細務口不言人非郡吏罔測望風敬憚焉

擒姦摘伏

李勉為開封尉昇平日久見汴州水陸所湊邑居龐雜號為難理勉與縣尉盧成軌並有擒姦摘伏之名

清心苦節

裴景昇為尉氏尉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豈可使無上考為之詞曰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清心苦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

說請以五術

陸贄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係罷察五要簡官事

自陳通五經

馮元少好學崔頤正孫奭授以五經大義為江陰尉皆
詔明經補學官自陳通五經遂以為國子直講

彈琴蒔藥

趙元亮字貞固少負志略好論辨武后稱制懼不容其
高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如隱者之操
自傷位不能配才卒又趙元亮為宜祿郡默然無言採
藥彈琴詠堯舜而已州將郡守穆然承風君之道標浩
如也

去位客遊

高適補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哥舒翰表為兵曹

請為代役

裴佶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郢為京兆政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請為代役要如程當時稱其義

廉無厚蓄

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
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
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
家不如恣其不道以歸于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
古今文集

雜著

鄭縣尉廳壁記

梁肅

自華而東東距洛師抗雄多臨大道其縣有七若攘接

天府號因舊國分鄭為之首又斜隣其六焉天官每銓士補吏常屬意於此三科之選其人尤精比畿服之偏者難易相隔不啻數等其地望可知也元年春正月之後賢侯才子曰蘭陵蕭祿以貞敏恪慎再命為尉掌倉曹出納與工德修節之事事舉職修而令名隨之暇日謂予曰之邑之作非舊也初在於州東北隅廣德中以賊臣周智先以河潼叛放暴兵藝官寺且脇誘將吏生立已祠而棟宇斯崇及王師致誅牧民者從便宜而重

改作乃刷滅凶慝之遺塵徙而治焉是廳蓋祠之餘也
嘻曩者憑而為妖今乃即而為政合於大順用鑒將來
是宜書之以告昧者予於是著之屋壁且以紀夫人之
美若風俗疆土與置邑之年代分於尉今監察御史黎
逢嘗編為鄭志藏在州府中可覆視也故不書時御史
中丞董公為邦之三載秋九月安定梁肅記

河南縣尉廳壁記

張景

縣尉能禦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盜賊息非尉之能盜

賊繁過不在乎尉矣上失其平下苦其情弱者困死強者偷生盜之常也豈樂盜哉無竭民力民心安逸無盡民物民利豐實居鄉聚族有良有睦履詐跡偽有責有愧民之常也孰肯為盜哉故曰能與過不在乎尉在時政之得失爾若夫平鬪訟懾兇狡惟盜是禦者尉之職也苟失其人則貪殘誣枉民不勝弊反甚於盜焉今郡縣至廣能稱其職守者幾何人哉大原王昭度字世範登進士第為河南尉尉之職無所不舉然雖治焉誠不足

展世範之才顧其所得亦斯民之幸矣世範與景有舊因求記刻于廳壁庶有信於後於是乎書

徙贛縣東尉治記

洪邁

贛尉分東西久皆治郡下仍其方以居東部廨殘於兵寄而即西偏蕭寺歷年所不能自還與西俱西地爽其實尉掾參軍短於才力蓋皆錄錄塵埃間視景蚤莫勢不暇小有建立指日得踐更逝如脫兔郡縣之長吏固莫或知之亦莫或問如是殆三十年予之來守也事

建東江飛梁邑長趙顏何始為予言尉以東名官而強
顏為西贄位無小於闕觀不宜幸得徙歸之正名居方
畀橋為安一役而兩利集計成便於是尉官缺南康田
橡捧檄來攝承忘其身之羈畢力闢策經行空曠地度
可容百室者即日得南距橋僅百步慰民致喜或持圃
券以獻古道傍出尚約畧可尋政走雷岡徑也蓁蕨積
五紀雪然霧開天藏而神閔之定有數基具矣安所得
居郡有邸一區其左物或馮焉儼不售撤以為之堂又

取野廬三楹以立廳事費無巨額皆我之自出蓋不伐
一木而迄成吏士環居整芘如翼過者輟步驩歎老道
士年八九十日見藏就亦洒然以驚予曰人不難銳始
及必翫假板嬴祿逆旅尸厥官且趙令君秩過期新令
鼎來民聽懷向背真尉又扣鏡田不可留然皆曰即得
斯役成吾顧接浙去此予既其實味其言賞之以酒而
為事其事且告之曰國家方急材二子往矣乾道八年
十有二月九日記

溧陽尉治題名記

劉漫塘

官寺之壁有記紀其職也其左必列官之名氏紀其人也人稱其職則可否則羞之一舉目自得師焉記所由作也尉秦官也至于今不廢其職禁暴戢奸邑所藉以立也溧陽尉治龕石以紀前人名氏冠之文者故紫薇舍人于湖張公也公文妙天下今尉陳君又以請更端也金陵屬邑五溧陽尉所統巡徼之隸視他邑獨倍蓰巖谷縈紆湖波浩渺平野際天其地曠也地曠而遠於

府民多負氣而喜鬪並水逋逃出沒易以為奸比君至
皆束手屏跡其政明其令嚴公且清也君余友名景周
字仲思故相秀國陳公其高伯祖也記成之歲紹定戊
子秋九月也

金壇縣尉題名記

劉漫塘

令尉秦官至于今不廢令所以字民尉所以安民職有
繁簡重輕等也自漢梅子真由南昌尉棄官好事者疑
其仙其相承以仙名尉尉亦聞風緬想以不事事為高

余竊陋之按漢書子真為尉後乃弃官初非不屑其職
繼又三上書譏切時政亦非怱然忘世者末年引去蓋
有為為之顧指為仙已不足以知子真豈真知為尉者
哉金壇尉趙君俸夫伐石以紀前人名氏俾予為序後
尉胡君自誠病其隘也命工重刊仍以序請趙當開禧
中天子銳武飭郡縣修武備能敏以集事胡當嘉定五
六年間歲比有秋民安無事能共以守職其時與事不
同而余之序無異辭則來者可觀矣趙譜在玉牒胡乙

丑進士其官與到罷之歲月序列如左嘉元甲戌元日記

論縣尉捕盜賞格

周必大

臣竊見國朝會要天聖七年五月大理寺申請凡縣尉躬親鬪敵捉殺賊全夥十人以上合入令錄人並授京官仍賜緋章服至天聖八年又詔未合入令錄人止令循資乃知選人初官難用賊賞改秩今見行條法非軍功捕盜只得循資蓋本天聖之遺意其後奸弊日生凡

縣尉因弓手捉到強盜七人其奏狀必云馬前三步親自捉獲以此為軍功捕盜例得改次等官人皆如是傳會而習熟不以為怪臣頃於乾道六年七月嘗陳其弊未蒙施行自後略計改官人數乾道七年八年各五人九年八人則是三年之間僅有十八人逮淳熙元年一歲已有十八人一年十六人二年亦十三人而取會未圓者尚不在數蓋緣舉主磨勘其制既嚴故捕盜改官其數浸廣向使縣尉果有才勇手格強盜雖更加擢用

初未為過其如假借弓級牽合人數外則州郡提刑司
胥吏坐受計囑綴緝文款內則棘寺省部審覆之際多
以賄成使朝廷坐受欺罔輕畀爵秩甚無謂也臣愚欲
望聖慈詔勅令參考新舊賞格分別輕重稍為限制仍
申飭外路遇縣尉陳乞賊賞更切體問是與不是躬親
鬪敵然後保奏庶幾革去偽冒有功者勸取進止

論縣尉獲賊賞

周必大

臣竊見在法選人曾歷一任方注縣丞有舉主闕陞改

官方得為邑重民事也今初官為尉偶獲強盜七人不待滿考便可改秩其間未經任者雖注監當亦理親民資序又有徑為邑者則是擇令輕於擇丞臣竊以為過矣異時山東河北之盜類皆桀黠果其徒不繁而能橫行於州縣賞格之重或以示勸今江湖閩廣山長谷荒無知之民春夏歸農秋冬散剽所在有之藉令為尉者勇能執俘藝可奪稍猶於邑政未遽習也況弓兵格鬪而獲司獄傳會而奏其弊尚多若不稍加釐正臣懼

子產有傷割學製之譏也願詔有司具為令應縣尉獲
賊當改官者吏部先給公據候歷任及六考以上方計
收使彼既無營求舉狀之勞而考第稍多免初等細轉
之迂名緩其期厚其賞所貴稍更民事不至政學取進
止

古詩

薦孟郊

韓愈

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耄孜孜營甘旨辛苦久所冒俗

流知者誰指注競嘲傲聖皇索遺逸髦士日登造廟堂
有賢相愛遇均覆燾況承薛與張二公迭嗟悼青雲送
吹噓強箭穿魯縞胡為久無成使以歸期告

贈瑕丘王少府

李白

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梅生亦何為來作南昌尉秋
風佐鳴琴寂寞道為貴

律詩

送孫十尉溫縣

錢起

飛花落絮滿河橋千里傷心送客遥
不惜芸香染黃綬
惟憐鴻羽下青霄雲衢有志終驤首
吏道無媒且折腰
急管繁絃催一醉顏陽不駐引征鑣

送嚴維尉河南

錢起

蕙葉青青花亂開少年趨府下蓬萊
甘泉未獻揚雄賦
吏道何勞賈誼才征陌獨愁飛蓋遠
離筵只惜暝鐘催
欲知別後相思處願植瓊枝向栢臺

送李郎尉武康

岑參

潘郎腰綬新雪上縣花春山色低官舍湖光映吏人不
須嫌邑小莫即恥家貧更作東征賦知君有老親

送張元直尉鹽官二首

楊廷秀

壁水寒齋客春闈擢桂郎折腰端小耐整翮未須忙德
進官無小詩癯譽更香會看兩鷗鷺飛下蓼灘傍

溧水孟東野南昌梅子真平生一少府千載兩高人白
馬松梢寺朱旗雪外春村行如得句寄我大江濱

送劉孔章縣尉得官西歸

楊廷秀

早宴黃花詣粉闌，晚接春草染朝衣。
却提猛士弓彎月，去掃封狐雪打圍。
綠鬢朱顏君勝我，青春白日我思歸。
何時共淪青原茗，下看江鷗來去飛。

送張端衡尉句容二首

劉漫塘

梅仙西上古仙鄉，梅藥先春特地香。
自是邾人聞魯柝，懸知晉盜避秦疆。
名山久合清蕪穢，窮巷猶聞缺蓋藏。
惠政由來要全美，須君努力佐琴堂。

去鄉喜見似鄉人，君去家山祇比鄰。
令長垂髫同里社，

交承握手記城闌絃歌堂上寧忘舊樽俎筵中必告新
到日從容問無恙為言魚鳥已情親

送建安鄭尉

劉克莊

路人能說尉一似建溪清寸錦不攜去束書相伴行無
心干舉將有面見賢兄應笑東陽令淹留白髮生

贈蕭少府

孟浩然

鴻漸昇儀羽牛刀列下班處腴能不溷居劇體常閒分
訴人無諂除邪吏息姦欲知清與潔明月在澄灣

寄孫從事登科初授華亭尉 方干

聖代科名酬志氣山川秀色助神機
梅真入仕提雄筆阮瑤從軍著綠衣

寄藍田韋少府 鄭谷

王畿第一縣縣尉是辭人
館殿非初意圖書是舊貧
研冰泉竇響賽雪廟松春
自此升通籍清華日近身

送許棠之官涇縣 鄭谷

白頭新作尉縣在故山中
高第能卑宦前賢向北風
佐

理人安後篇章莫廢功

送楊瑗尉南海

岑參

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
縣樓重蜃氣邑里雜鯨人
海暗三山雨江明五嶺春
此方多寶玉慎莫厭清貧

送趙少府

李白

仙尉趙家玉英風凌四豪
維舟至長蘆目送煙雲高
搖扇對酒樓持袂滿蟹螯

寄武陵李少府

韓翃

小縣春生日公孫吏隱時楚歌停晚醉蠻語入新詩

送鄭少府赴洛陽

岑參

子真河朔尉邑里帶清漳春草迎袍色晴花拂綬香

題永樂韋少府廳壁記

岑參

白鳥下公府青山當縣門故人是邑尉過客駐征軒

題縣尉水亭

蘇子瞻

兩尉鬱相望東西百步場揮旗蒲柳市伐鼓水雲鄉已
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

示李時叔

王介甫

知子鳴絃意在山一官聊復戲人間能為白下東南尉
藜杖緇巾得往還

巡檢

歷代沿革宋有沿邊溪洞都巡檢或蕃漢都巡檢或數
州數縣管界或一州一縣巡檢掌訓練甲兵巡邏州
邑擒捕賊盜事又有刀魚船戰棹巡檢江河淮海置
捉盜巡檢又巡馬遞鋪巡河巡捉私茶鹽等各視其

名分以修舉職業皆巡邏譏察之事元有大都四廂

關巡檢

羣書要語同預警巡

宋廣平集賜同巡檢勅

選當一道之衝俾邏

四封之警

胡文恭行鄭從政制

材著幹勤職司警邏能發擿於陰

伏多剪除於寇藪

胡文恭行林友制

古今事實

蜀中俊傑

曹光實為黎雅都巡檢安集勞來民夷懷之召還太祖

喜曰此蜀中之俊傑也

東都事畧

水泉神射

何灌字仲源由武舉為府州黃河東岸巡檢賈胡嶂有水泉子虜嘗越境南汲灌慮異日為邊患盡折絕之虜忿聚兵于山馳薄官軍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後虜官肅大師者會灌於雄州言水泉子之戰歎何巡檢神射灌曰灌是也

東都事畧

擊數千騎

保興嘗為寧夏綏縣都巡檢常巡按幕子砦并黑水河
趣谷中戎人數千以邀戰保興伏兵于河澍俟其半渡
急擊之其後數戰有功

東都
事畧

破三萬騎

燕達為延州巡檢戍懷寧砦羌人以三萬騎薄城達以

所部五百人破之

東都
事畧

盜聞皆遁

桑擇為永安巡檢羣盜聞桑殿直來皆遁去

城降請賞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道劉繼元將有異志太祖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與進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罪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誘降請賞太祖曰賞不可濫得也進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

知材可用

姚麟字君瑞王韶取熙河知麟材可用為熙河管界巡檢復河州為諸軍先以功遷內殿承制

務在武勇

景德三年封事者言諸處巡檢務在武勇彊明乞不以閩楚江浙川陝人為之上謂樞密王欽若曰人之勇怯豈拘南北若此區別非任人之道

職畧

古今文集

雜著

書泐淮巡檢廳壁記

傅堯俞

巡檢職捕盜職舉則盜去如失其職兵皆盜也何則上既不戢下從而縱恃賴勢力侵漁良民非盜而何噫鼠竊狗偷者逐可去捕可擒係縲囚戮其勢易制至於士兵一得縱放則欺擾公行使民口膠舌結噤不敢出聲是誠盜之巨者新息腋淮面山地雖褊隘實為咽喉故置巡檢提健兵百人以遏狂寇官事修舉民倚之得安存一非其人下罹苦害以區區之邑而有數百盜縱于

其間傍與他盜者併力賊之則雖欲背死趨虛路而無由也曹君德華受命職捕盜既至頗革前弊約身廉馭兵嚴士不敢犯民則向所謂自盜者固已息矣於是封域靜寧帖焉亡驚居日多暇頗圖燕安先是視事廳風頽雨剝殆不可居德華醜之命工新其棟宇雖有取於民半出私俸規模宏偉數倍平昔可以示壯大若益堅其廉益厲其嚴亡是廳不害居是廳不媿苟殆其廉弛其嚴則是廳廣豁邃深軒危瑰瑋更盛於今日亦奚以

為哉徒增過重不德爾後人至者其廉與嚴思有以上曹君可也若曰某屋未豐於是廳某屋未華於是廳思以土木之功加之則可乎不可也吾懼來者不知而務侈以殘吾民書廳壁以示之

乞禁戢巡尉迎送劄子 洪邁

臣竊惟巡尉之官專以捕盜賊督姦猾為職未嘗責其將迎上官巡視傳舍也而間者以來惟事趨走漫不復以職事為意而最甚者如都巡檢使所部或連三州或

跨兩路凡監司守貳之去來必候之於境上所帶兵卒數十輩無俸可借則斂之衆軍以給所歷道路數百里無貲可贍則取之村民以濟若所除監司又或改命往往空行空反動涉一兩月設部內不虞而有鼠竊狗偷之盜當以何人捕之夫居此官者亦豈樂為奔走之役哉一或不至則上官以為失禮因緣据據使不安位故相承為例欲罷不能非有以懲革之實為未便臣愚欲望聖慈行下諸路提刑司約束所部巡尉今後遇監司

知通初到許量帶兵級出一程防護若只值出巡經歷
而在監司五十里內者許其送迎過此以外皆不得出
如尚敢循習遠去者乞并受接之官差治其罪庶使各
安職業精意徼巡不至虛費軍力且為民害如蒙俞允
乞勅下施行取進止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十五